東林書院志

會語三

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上

先生曰所謂妄者亦是本心也所謂昏者亦是本心也但人不曾覺耳一覺卽昏與妄便不見也譬如此掌正則本心也反則昏與妄也只是此掌也

先生曰論學則必以知性爲本論性則必以復性爲本

彦文問曰荀彧何如人先生曰這樣人算不得帳不過曹操一謀士耳彦文曰彼不喜操加九錫而爲操所殺此意何如曰這還是他知有漢處他不認得人知漢而不知操總之只是見識淺陋故失身而遺羞

先生曰聖人正脉只以窮理爲先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苟不

窮理便有破綻朱子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處惡即生焉以爲自欺之主譬之一張桌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汚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賊不知也

先生曰上下遠近智愚之分也夫人之心念念明徹則漸近于堯舜一路故曰上念念迷昧則漸近于桀紂一路故曰下又曰善不止于至善則其智猶可移于愚惡不至于極惡則其愚猶可移于智所謂不移者只上智與下愚耳

彥文曰近看二程先生語錄開口便教人讀論孟今日看論語夫子云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程夫子解云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彥文思之眞有味也先生曰聖人之言大抵如此皆慨嘆之意也曰我愛其禮曰是禮也曰拜下禮也曰事君盡禮聖人處處見禮他人處處見物

先生曰事卽是學學卽是事無事外之學學外之事也然學者苟能隨事精察明辨的確處之事事合理物物得所便是盡性之學若是迂腐儒不通世務不諳時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國而害一國當天下之任而害天下所以大學之道先致知格物後必歸結于治國平天下然後始爲有用之學也不然單靠言語說得何用

彥文云老師詩云本體覩聞爲入竅工夫戒懼是天然二句彥文思之眞妙也先生曰兩看不覩不聞時有何色相可是冲漠無朕否人于不覩不聞時此心無所思慮便是本體卽是吾人本色何等戒謹恐懼故曰天理之本然此處認得眞却無差謬彥文曰如此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也夫子所云工夫戒懼是天然也又曰不是天然戒懼便有害本體所以戒謹恐懼而曰乎其所不睹

不聞

與光問先生著述先生曰程子至中年始著述且著述之事甚非學者所可用心何也著述者乃不得已之言也亦是不忍人之心吾人一生學問有得力處若無人可授豈忍自私只得筆之于書以公後世無益身心之贅言又奚著述哉

先生謂彥文曰中庸一書只是性與教兩項事說天說命說中說誠說道說聖說神都是說性說學說問說擇說執說五達道說九經都是說教惟天下至誠便是說性到其次致曲便是說教若說性工夫便一毫不可加若說教工夫便一毫不可少

先生曰吾人自朝至暮俱在人欲中滾過日子人只有一箇心此心一刻不在則一刻是欲欲非但嗜欲之欲此心纔有所向便是欲最細要用心研究

先生曰悔者八吉之路吝者八凶之門纔悔便有吉之道纔吝便有凶之道

有友言某眞可爲民父母先生曰眞是清愼勤但非君子也反與君子作敵參夫曰既能清愼勤何不爲君子先生曰要曉得自來有清愼勤的小人君子以清愼勤做人小人以清愼勤做官王莽臣有孔光王舜者彼何等清愼勤然而不可以此藉口而忽清愼勤也

岳鍾伊問曰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功夫何如先生曰不同這要在源頭上看有箇主客之分一箇是以禮爲主以已爲客一箇是以已爲主以禮爲客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還是已爲主彦文曰克伐怨欲不行可是著察否先生曰能不行也是著察但著察也有不同聖人是聖人之著察顏子是

顏子之著察原憲是原憲之著察

有友問曰易之剝卦曰剝床以辨蔑貞凶何謂也先生曰辨是床脚上木也剝床及膚膚不是人之肌肉卽是床上之蓐耳蔑貞不是爲君子言是言小人自蔑其貞性也小人之貞性旣蔑是小人之凶也非爲君子言所以上九剝極其廬而小人無安身之所矣彦文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天德何以不可爲首先生曰乾卦文爻皆用九非惟乾卦凡六十四卦中一百九十二陽爻咸用九天德不可爲首者是不以一爻爲首也羣龍卽六龍也六龍名雖有六其實只是一龍之變化故曰六位時成六龍卽六龍之位也時成卽六龍之時也時當潛而潛時當見而見時當惕而惕時當躍而躍時當飛而飛時當亢而亢聖人六龍之德咸脩隨時變化若神龍然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彥文問曰知言養氣是一是二先生曰知言是格物致知養氣是正心誠意都是一串工夫不是兩件不要輕看了知言卽是知道卽是知德淫邪遁三者皆由心蔽而生夫人之心一有所蔽便溺不知其陷邪不知其離遁不知其窮孟子之知言皆由心無所蔽先生曰直其正也何不言直其敬也而曰直其正也君子敬以直內何不曰正以直內而曰敬以直內看來敬字只是一箇正字伊川先生言敬每以整齊嚴肅言之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箇正字

參夫問曰羅整菴馮少墟兩先生學問何如先生曰都好是吾儒之極純者參夫曰某先生言兩先生俱不透何也先生曰兩先生於儒極透但閱佛或未當且今之言透不透者多言禪之透不透耳參夫曰吾儒之學既透矣不透禪是欠缺否乎先生曰非欠缺

也禪之一宗惟濂溪明道兩先生最能知得後來闢佛者總闢他不服參夫曰整菴先生陽明先生俱是儒者何兩下議論大相反也先生曰學問俱有一箇脉絡即宋之朱陸兩先生這樣大儒也各有不同陸子之學是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略處朱子却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爲教使人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周子太極圖通書及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粗處朱子將諸書表章出來由今觀之眞可續六經這便是陸子不如朱子處先生曰朱夫子嘗云子靜會說眞能說得人涕泗交流某也會說只恐壞了人不敢此便是聖人心腸

先生謂彥文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一箇敬懼無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無咎者善補過者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

及于物處若是本等只到了無咎便好

彥文曰近見康節先生孝弟詩有云奇哉讓瘦弁懷柄一句遂知易之所言吉凶不在禍福而在仁義先生曰何爲也彥文曰讓瘦故事是漢時張信張禮兄弟二人爭死之事彥文以此知吉凶只在此處論其弟爲兄替死豈非吉道乎先生曰是昔有友問予曰朝聞夕死何以爲可乎答曰我有四字人忽以爲常不必說其友極叩之予曰當死便死彼亦不悟參夫曰先生之言雖是四字曲盡其妙當字卽是道字便字卽是可字先生曰然

彥文問曰齋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當其時也寂然無事一毫思慮容不得何又曰思其笑語思其居處先生曰程夫子已論過此乃言衆人之齋耳衆人之心如何得湛然純一思其笑語思其居處精神併歸一處

彦文曰體用猶關鬧也寂然不動體也感而遂通用也先生曰然彦文請于先生曰不肖今年止看得十五卦雖不能十分透徹確守定程朱兩夫子傳義爲本領解去如有不明再參訂諸家不知是否先生曰四聖二賢是易之本領諸家各自成家彦文曰觀華吳先生以天理二字發明易道眞透徹先生曰然又要知吳先生說大明是甚彦文曰易之大明卽人之明德人能明其明德透徹終始便是易之大明終始也先生曰天理與明德何異彦文曰天理云者是天然一定之理明德云者是明此天理天理卽明德明德卽天理本無異也先生曰明德幾是我之天理彦文曰這等看來天理二字還是大家公共所有之理我能明此明德透徹方是我之實有諸已之德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齋戒三日極進學問所云齋者要胸中潔淨無事一念不

雜機算得齋如一念不雜之時正好體認此眞體也又曰所言人心道心今日正好體認吾輩今日初坐時其心何等危而不安這道心何等微而難見既坐下漸漸體貼漸漸收斂危者便覺稍安微者亦稍漸著這就是精一底工夫精者不昏一者不散常常如是便是允執矣

先生曰惟精是格致工夫惟一是誠正工夫精是博文之事一是約禮之事所以程朱只以居敬窮理爲教居是居其所窮之理窮是窮其所居之敬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

先生曰聖人允執其中時時未發故爲允執

先生曰適于義適亦可莫于義莫亦可此兩句原因義之與比一句發無適無莫一味隨義而轉夫子之仕止久速只隨義轉也葉丈望先生曰君子之于天下也這一句極要體會可見君子之所

作所爲直要通得天下人纔行得不然若守定一已之獨見而不能通之于天下雖是眞心爲國爲天下也行不去先生曰不能通天下而欲行一已之獨見不要說天下人不從卽同志中也不從必竟要行須是天下人無論賢愚不肖都通得方可行也

先生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是論造詣之深淺耳若論知之者便是知到這樂處始可言知知之而不知其樂是知箇甚麼然這樂人雖不曾到此境界若不樂是人人皆有的人要知樂且于這不樂處反觀于嘗體之人之不樂俱有一箇緣故其病只在一箇對待心與境相對境安得如我心便不樂矣人與我相對人安得如我心便不樂矣至于聖凡相對天人相對種種麼慕皆爲不了之心皆爲不樂矣試觀聖門只是以求仁爲本仁則樂不仁則不樂凡不樂處皆是不仁仁便對待者皆一貫

矣故程子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用也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由此體之可知樂矣

有友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先生曰這與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一般是爲傳道而言若凡事料其不可與言遂不言其如世道何且世道雖否塞全賴正人君子之言當時夫子周流天下明知其道不行其言無益矣只此心不容已故不得不如此所以晨門亦知之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又如陳恒弑君夫子請討明知無益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吾輩今日所言豈能必人之聽且行亦欲存此公論耳

先生謂彥文曰人有邪見積于胸中久則必洩無微不彰不容遮掩乃天理也極是可畏不可不愼

彥文問曰聖人時時未發是時時對越上帝無時而不敬也何至祭祀時又要三戒七齋何也先生曰聖人雖無時不敬平常不廢應接若至祭祀時皆謝絶收斂精神以對鬼神耳

有友請掘井九仞章先生曰吾人一生止掘得一井掘之不皆九仞亦有一仞而卽得泉者惟以得泉爲主顧人力何如耳

有歌白沙詩倒翻秦漢從頭數惟有堯夫認得眞參夫曰若自秦漢惟有堯夫認得眞其間周程張朱諸先生皆認不眞也先生曰不然此乃二人學問氣質相近處所遇皆當盛世得以自樂者若周程張朱諸先生是爲天地幹蠱之人白沙康節是享現成家當者若其艱苦心竭力者又莫過朱夫子于世上無一事不理會過在吾道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

先生謂自行束修以上二節曰此二節舊俱隨文生解咸曰誨者

誨其行束修者啓者啓其憤發者發其悱復者復其三隅反是無頭緒的學問不知聖人教人只在一處徹上徹下不過如此但隨人向道之志求道之切如何耳自行束修以上是有志向道者聖人未嘗無誨未嘗不接引之大道也人却不知當面蹉過了聖人亦無如之何故必須憤悱三隅反而後可啓發反復也憤悱三隅反曲盡求道者曲折憤是不得入門心憤懣也悱是見得在眼前只口說不出三隅反是觸着便動念有領會了學者總在一處求故有此三樣景象聖人總在一處教全不是只啓其憤發其悱復其三隅也

先生謂彦文曰易是現前的物事看繫辭首章可知只平舖着看尊卑貴賤動靜剛柔吉凶變化自然而然執一件不是易遺一件不是易聖人說一部易却像不曾說一般故朱子曰易是不惹着

事的不好將大話說不好將巧話說不得粗說不得細說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眞知易者哉

幾希者差不多也人與禽獸人看了差多聖人看了却差不多險矣哉

先生謂彦文曰此心若火光然搖搖不定初學要一眼看定不放他東適西適久之自有妙處

先生謂彦文曰五更初覺甚好體認彦文曰諾

先生曰胸中無事則眞元之氣充溢于中而諸邪不能入矣

先生謂彦文曰兩年來愈知虛見無用之學必須躬行實踐方有益不然却是當面蹉過因曰某人見地最好與之言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是以知虛見無益

有友問太極圖先生曰太極者據易而言也天地間莫非易易有

太極非易之外別有所謂太極也且以吾身言之吾身是易此時寂然無些子聲臭卽是太極周子云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卽太極也

有友言羅整庵先生言理氣最分明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如此說也好若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何也以人身言之身爲一物物便有壞只在萬殊上論本原上如何有聚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

先生曰文文山公惟其義盡所以仁至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皆是義盡處故夫子稱其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亦是義盡處故夫子稱其仁道理只是一箇義盡處卽是仁除義無仁

有友問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彼之眞詐眞不信者我若不知反被他欺侮如之何可先生曰不逆詐不億不信雖被他欺還好還是君子心腸雖不能如先覺者却于自己無損若存一箇逆詐億不信便是一箇小人心腸王霸之分正在此處

吾輩處事接物只是至誠直道行去不必添一毫算計所以孟子云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小人以方而欺君子君子寧受其欺也若罔以非道君子必不從彥文曰罔以非道君子不從君子非明受小人欺者若察察爲明者豈能察察到底若偶惑于利反受其非道之罔不可知也先生曰然其友又曰譬如老師當任薦一人其後改節有累老師將何處之先生曰昔程夫子有云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心腸或替聖賢心腸如此

彥文問曰申生可謂孝乎先生曰申生可謂純孝矣彥文曰說者

云申生不逃而自殺使父有殺子之名可謂孝乎先生曰彼已言之矣云天下無無父之國故不可逃而自殺若不自殺父必親殺之伯奇亦然若說伯奇申生知道未必然若論爲子道可謂純孝矣

有友問曰衛之壽伋何如先生曰亦可謂盡義矣彦文曰二子之心與伯夷叔齊同先生曰然

人之不仁只是一箇難字阻礙了必將此難字打透方可言仁難者何仁是也天理必與人欲相逆纔去做難底事是向天理上行然人欲隨之又要獲了既先難又後獲方純乎天理非仁而何顏子克已若紅爐點雪不必言難天下歸仁反從獲上說若樊遲根器大不同故曰先難後獲

有友論天人先生曰天人原是一箇不是兩箇人之所爲處卽是

天賢之命讀做官書必須讀書做文學記書做文是人然肯讀書做文又是天意文曰命之所有先天也人之肯爲後天也無先天不起後天無後天不成先天先生曰然

有友言體認與揣摩先生曰體認者是實實有這件在此若人與人相會已見其人又細認之揣摩者是未見其人而想像之所以與體認大不同朱子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發處卽是實有這件矣但人都覩面蹉過是見其人不知認也

參夫曰開伊洛之源者濂溪周先生也二程先生親得其祕宜乎大圖發之何程子不言濂溪且尹川作伯淳行狀云先生之學得之遺經卽太極圖通書直至朱子始爲表章何也先生曰二程不過再見茂叔耳教尋孔顏樂處但指點其源頭再見之後各處做官卽太極圖通書似俱未見伯淳先生曰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

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體貼出來說大學云孔氏遺書初學入德之門說中庸云孔門傳授心法常教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眞無入門云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有友問明哲保身先生曰此身是千古之身保得方成千古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皆明哲保身也若有封疆之責便以保封疆爲明哲保身矣死于其職又以死職爲明哲保身矣若不顧名節便喪其千古之身偷生幾年終歸一死何曾保身殷之三仁是三樣明哲保身楊雄者錯認了這一句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是眞死矣

先生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一句乃是中庸之大關節處博學審問思辨俱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不是今日得一善明日又得一

善從始至終只此一善也不是得一萬事畢性道無窮學問亦無窮但擇得一善拳拳服膺便日新又新

有友問兩端用中先生曰在民爲兩端在聖人卽爲中又一友曰兩端譬之賞逸或云與之一或云與之三一則輕三則重用中則與之二先生曰是子莫之中也非聖人之時中也兩端是可一可三用中是可與一則與一爲中可與三則與三爲中可與二則與二爲中故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

先生曰惟權乃所以爲經也非權則經不可用矣經譬之稱也權則稱錘也稱一定不可移權則隨輕重而定故權字卽時字也

彥文問曰夫子動靜只在幾上用功否先生曰設有甚麼只是平常彥文曰何以謂之研幾先生曰研到極深處方知是平常若說有箇幾可研便不是幾也

聖人書惟有論語更妙即言忠信行篤敬一段眞非大聖人不能言也其中本體工夫精粗徹顯無有不盡者然忠信篤敬又非今之人所謂老老實實之言行可算得也畢竟至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纔算得

先生曰學者于理氣心性一一要分剖得明白不明理性固不明心氣不明心氣亦不明理性延平先生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默坐澄心便明心氣體天理便明理性

彥文曰靜中充塞時或時黑暗或時若白日中天明明白白先生曰此氣機也彥文曰都不管他何如先生曰不必管他此時正要認眞假眞者無起滅假者有起滅

彥文曰即妄而求眞轉妄即眞也即非而求是轉非即是也先生曰然

參夫曰天地位萬物育有言必是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使鳥獸
艸木魚鼈咸若方是眞天地位萬物育也又一說云但眞能有致
中和者便是天清地寧即是天地位萬物育矣此兩說不知何如
先生曰且看中和與天地萬物是一是二若一只中和便是位育
除中和外無位育也若以中和觀之隨處是位育有何加損但致
中和者如眼清的人眞是天清地寧日月光華萬物欣欣各適其
適不中和者却如病眼的人舉目都是煩惱如何有此氣象必說
聖人居天子之位纔算得致中和却是孔子顏曾思孟俱是不中
和了即後來人言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此還在功業上論且
中和位育原非兩事得位原無加損

有友論性與氣先生曰性與氣要人自認不可分而爲二亦不可
混而爲一何也觀孟子口之于味也一章可知矣這章書一向看

不明白只爲看上節命字作氣數之命不知上節性是氣質之性命是天命之命衆人認爲人之性君子則認爲天之命故能轉欲而爲理下節命是氣數之命性是天地之性衆人認爲天之命君子則認爲人之性故能盡性以至命一自氣質中提出賦畀之正一自氣數中提出稟受之全來

先生謂彦文曰近日看來學問最易簡却要多讀書朱子晚年云某自過江來只不住教人仔細讀書這道理書中俱備卽如五經便是五樣少看一經便少一樣妙理理只是一箇妙處不同所以傳說告高宗說學字便云學于古訓乃有獲如何可不多讀書

先生問華鳳超曰丈之資質純美請言所志鳳超曰志不敢言但亦欲做些工夫還無下手處先生曰論語上有三樣志曰志于道志于學志于仁燕超曰舍弟志趣甚好嘗欲從訒庵家叔同處自

已做些工夫被學生子晛誤先生曰動與靜原是一理學與教原非二道學所以要靜坐若是閉門討箇境界之靜只要研窮得如何是道知道便知忙閒都是也應事不損精神怕應事便損精神信得本來無事應事何妨靜中體貼正要體貼此理

先生曰看來學問只是反躬二字最妙反躬卽退藏也

先生謂彦文曰人只有這本心得之爲聖爲賢失之爲禽爲獸此本心非惟聖賢卽忠臣義士節婦貞女皆得此本心者也所以他亦垂千古不朽如閻壻亭張中丞岳武穆之類一點本心不昧千古常存又如露筋一女子亦遂不可磨滅此等皆如出鑛成金彦文聞之悚然

先生曰朱子云一覺則義理便在有友曰甘食悅色他也知道又豈不是覺先生曰甘食悅色之時正是昧了此覺

所謂平天下章先生曰天下如許大治天下如許難得其要眞簡易直截山看來亦無他只一箇性字性者孝弟慈是也孝弟慈前章已露言之矣到此章只以孝弟慈爲矩絜此矩而放之四海無不準也其本只在忠信忠信者天然本質忠信是眞體孝弟慈是眞用天下之大眞機括只這些子通此纔是物格纔是知本舉而措之天下裕如何都爲一財字迷昧了故末專說財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眞知本者哉

先生曰富與貴兩章只是一箇凡情與正性相對耳欲惡是凡情不處不去是正性欲惡眞則轉凡情而爲正性下章是夫子拈出一箇眞欲眞惡來若眞能好仁惡不仁方純是正性無世間凡情矣

司馬仲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先生曰一邊是天理微妙處一

邊是人欲橫流處天理微妙處聖人不言人欲橫流處聖人亦不言此是記者之撮要也命與仁聖人何嘗不言但未嘗言命與仁之所以然故記者曰罕言

彦文問曰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纔算得眞率性先生曰然

彦文問曰率性與透性何別先生曰率性是誠明透性是明誠彦文曰近世儒者皆云透性及考其行事有大差謬者果透性乎不透性乎先生曰孔子自十五志學便志于矩所以至七十纔能從心不踰後世儒者儘有透的于矩則未也所以只說得透性說不得盡性聖人便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毫釐之差差于矩也

彦文問曰孔子之作春秋首書春王正月辨者多矣夫子何以言之先生曰元年者乃魯隱公之元年也春天之春也王正月者是周王之正月也極明白更有何疑

先生曰朱子解大學明德連心性情俱已說盡虛靈不昧心也具衆理性也應萬事情也張橫渠云心統性情亦此謂也談一函曰性與情俱無工夫惟心有工夫性與情做不得主惟心做得主先生曰然

先生曰人每日思量計較的算不得心是情識也要識心在那澄然無事時見然而還不是性性不可見天理是也在未發時見所以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天理須是自家體貼出來說不得

先生曰口言程朱之學終身不知所學何事程朱之學主敬窮理主敬者主一之謂今人說敬與一無干胸中眞無事方是一方是敬理者性也窮是窮此性故曰窮理盡性若泛泛思量道理與窮理亦無干大抵都是訛以傳訛

彥文曰心中無事心氣俱和平先生曰無事時卽是中中則自然和

先生謂彥文曰吾人本分二字要緊聖賢不過一箇本分本分卽素位也若一越分便是無忌憚如魚投網如蛾投火至死後已眞是可哀

先生曰碌碌營求者本求衣食要之未必能遂其欲安分無求者但菲衣菲食亦未必因其不營求而遂凍餓以死在人所志如何耳嘗見四方來此者若眞心爲學主人自然恭敬苟非爲學而志于營求主人亦未必因其營求有厚贈也

陳眞甫問曰周濂溪開伊洛之源其學直接洙泗何所自而然先生曰濂溪是讀易而默契道體所以作太極圖通書卽提出太極兩字讀易者須先通太極圖通書通書曰易通俱是發明易道末

說山下出泉靜而清靜是濂溪要訣程子又恐人認靜字不明故只言敬其實敬則自靜也

先生曰羅近溪先生之書眞明心書也學者一向執著看之甚有益但初學之士先無定見看之恐發狂其說心處極透若天理二字與程朱脉絡全不相干所以有流弊

彦文問曰顏子居陋巷不出用世是有夫子在也曾子在夫子沒後亦未見其用世何也先生曰聖賢之所爲決不差顏子有顏子事曾子有曾子事即孟子眞命世才救世行道之心何等緊切然曰于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故仕止久速聖賢惟義是從

先生謂彦文曰近溪先生粹仁篇該抄錄數段一看甚好但克已復禮一說不可解易是聖人親自言者乾之九二曰閑邪曰存誠豈可不信便欲將克字當作能字然則邪不必閑乎所以明道先

生與韓持國云不必克乃是道也非持國分上事若持國之已還須要克此言却眞確而無弊也

彦文曰不肖自與開陽習靜兩月初坐七日夜半忽起念看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反之自己眞有於穆不已體段彼時湛然無物直與天地上下同流彦文認爲本色不知然否先生曰此是好消息是箇容處久氣清若動中亦如此便妙矣

先生問參夫曰精義入神何以言之參夫曰一向解說一事有一義必條分縷析毫無滲漏確乎不移方是先生曰此只算得精義算不得入神還有意在入神更不着絲毫意也聖人所以爲聖人只毋意必固我

先生問李潤卿曰面前是何物與我此中同否潤卿曰此體原是一個何分內外人有此身便有內外之分無我纔能合一先生又

目前還是空的不是空的潤卿曰空與不空皆人之見也其實亦無空亦無不空若會得說空也得說實也得先生曰目前都是天天那有空不空人只有了軀殼便隔礙了天聖人形色天性全是天

先生曰易都是現前的不可泥在這部書上其實吾心即易心未必是易易方是心故曰以此洗心心是易了謂之洗心不然只是憧憧往來之心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心也密是不測處密方是易矣

先生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凡忽然而覺處皆是乾知其是而行之便是坤道知其不是而行亦是坤道

李潤卿曰昔有一友因兄弟不和成仇後聞講學而歸心中只是不快直一夜不睡忽思大舜處傲弟孟子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仁人之于弟不藏怒不宿怨釋然大快與兄弟歡然白首無一言鄉黨皆化之彥文曰由此推之豈止弟也仁人之于人也不藏怒不宿怨則無人不可處矣先生曰然怒怨要藏宿他何用徒自苦耳

先生謂李潤卿曰吾輩學問無他只是學天惟天好學至於伎倆人各有能有不能倒難學天乃自然之理無所爲而爲何等自在先生曰羅近溪所言學者假操存假工夫親切痛快今學者不知本領即愛人親人煦煦然都是一箇假仁體甚害事

有友言思先生曰憧憧往來豈是思思正思其不思者故思曰睿作聖無思所以無不思若着於思便是有所

彥文問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即學者一念反觀無纖毫人欲處亦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也先生曰堯舜與人同正

同乎此處大人者與小人對言所貴乎學者只不走小人路耳天地以生生爲德人苟存生生之心卽與天地合德日月以貞明爲德人能明德卽是與日月合明四時以生長收藏爲序吾人一語一默一進一退不失其序則與四時合矣鬼神以福善禍淫爲吉凶夫人勤善懲惡則與鬼神合矣如此存心與大人何異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又何嘗不合

先生曰佛氏謂生死事大故其徒眞心究竟我夫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言何嘗不懇切吾輩何無一人眞心究竟者

有友問人死時何修而可以不苦先生曰要臨死快活須生前契苦

有友問初學何以入門先生曰人只有一箇身身只有一箇心身譬之宅心譬之宅中主人身非心譬之有宅而無人居心非身譬

之有人而無宅住學問入門先要究身心二字
先生曰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于至善處
也
先生曰人以陸象山先生爲禪學象山何嘗看佛書其學分明是
孟子一脉先立乎其大者但彼資性高當下見得如此將得手處
教人言之太易不善學者無彼之天資又無彼之人力效其現成
口吻故有病耳象山畢竟少了朱子窮理工夫說他不入微則可
謂之爲禪非也卽陽明先生分明是象山一派象山從是非之心
透入陽明從致良知得手彼之工夫眞萬死一生中得來後人爽
雜情識發用出來都當了良知作用乃其弊也以四無立教先生
之過也薛方山公有云朱子之學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學孟
子教人之法也此可爲千古定案

先生謂彥文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胸中無物便是天理無物者無安也若無事尋事又是無安之往矣

先生謂彥文曰所謂立志者不是如世人立箇主意要做件好事孟子言志者氣之帥也先立乎其大者使物不能奪此爲立志

先生曰明道先生三代後聖人也諸葛武侯三代後伊呂也

彥文一日請于先生曰仲素羅先生始來貴邑從龜山先生居東林抄學庸半載至今配享龜山不肖等從夫子亦有年矣學未成而道未聞反而思之眞有可愧先生曰吾輩所修之業千秋之業也但不可時刻放過自有至處

先生謂彥文曰張南軒先生之學全以主敬爲主曰事靡他及行無越思此八字乃主敬要訣

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說者皆以爲未聞道則不可死予獨以

爲未聞道則不可生生死一道也既不可死又可生乎

先生曰敬而無失最要講求程子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曰惟敬而無失最盡敬不可爲中敬而無失乃所以中也敬如何能無失只因强持爲敬不能無失若將程子此言反看敬而無失惟中最盡敬不能無失中乃所以無失也故復性之學只復于未發乃是敬而無失

黃炯伯問曰學何以入門先生曰四書五經皆聖賢之言苟會得則一言一字皆可入門會不得雖誦讀終身汗牛充棟無益即將論語首節註細看便可知其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可見效先覺非但效其行事是效其明善復初不然效得一件兩件好事也只是行仁義非由仁義行也

炯伯問曰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其過何如先生曰聖人說假我數年明白是四十之時也聖人豈無過聖人有聖人之過賢人有賢人之過學者有學者之過聖人稍不如天便自以爲過過者無心之謂吾輩而今且不好說過恐猶是惡也稍有意爲之卽是惡炯伯曰如何可免此先生曰過與學對有一分學力便可少一分過惡

子靜問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敢問道何以聞先生曰何莫非道聞與不聞須自知子靜曰註中一句極平常話近日體之甚有味其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可見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信到透處死亦是當然之理何不可之有先生曰然聞此言眞信者便是聞道只是信難

先生曰家庭日用只好循理行去不可要像自己意思雖父子家

人到說不得處宜從容消融不可動氣一動氣大有害費從人起不妨費從我起便不是

參夫講子奚不爲政章先生曰此所謂當下也他人言當下是虛底聖人言當下是實底入太廟每事問當下是禮故曰是禮也語默動靜當下是道故曰是丘也在家只是當下爲政故曰是亦爲政也

先生曰學必由格物而入

又曰格致至一旦豁然知性矣

彥文曰近看繫辭至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眞是無思無爲方能寂然不動先生曰此三句一齊來不是易何能無思無爲何能寂處不動何能遂通天下之故是易方如此不然無思無爲不過槁木死灰不要說吾儒釋氏亦謂闡提可救惟墮落無爲廣大深

坑者救拔不得伊有受用不肯回頭也佛言闡提大惡人也
先生謂彥文曰人忽然警覺可是覺否彥文曰是覺也是乾知也
乾知若電光石火承之者坤方能久先生曰忽然警覺是迷而復
省也隨起隨滅算不得眞性若是眞性自無起滅學要格到無起
滅處
先生曰只將尙書天敘有典一節王道蕩蕩一節細體之便見天
理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有友問理氣先生曰欲明理先明氣氣苟不明理亦不透先儒云
論性不論氣不備試看天地間可是一氣否無論人物同此氣卽
金石瓦礫亦同此氣也知氣之同則知理之同萬物統體一太極
也若到成形便不同無論瓦礫金石人物之不同卽人之同類者
亦有不同物物一太極也同一氣也而有春夏秋冬之異宜同一

理也而有仁義禮智之異用觀物有温凉寒熱之異性則知人有剛柔陰陽之異稟同者不妨其爲異異者不害其爲同所謂敦化川流因氣觀理更明白也

彦文問曰曹月川先生何如人先生曰是文清一派學問彦文曰人多不知何也先生曰凡言悟者俱未知之月川文清俱是天生聖質只依本色便是故其議論俱是實實落落躬行踐履不談悟語儒者以爲未透更不知彼無迷何必悟彦文又問曰呂涇野先生何如先生曰涇野先生一生極喜明道與明道學問極有契合全是仁體彦文曰涇野先生看他最嚴于規矩先生曰彼教學者只以安貧改過四字看來學問除此四字亦無學問矣

季彭山四書私存解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云上言修道工夫本只是循得天命之性故狀性情之德以見心體本如此而學道者

當以此爲則也先生曰過到此節從來無此語之透

先生曰除了稟受只可言天不可言性性者以受命言

先生曰除了氣化何處有道一陰一陽非氣化而何

先生曰舉問不透只說得身內事不見身外事說着便以爲氣化不知氣化與身是一是二

東林書院志卷之五終

會語四

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下

先生曰人不識這箇理字只因不識性這箇理字吾之性也人除了這箇軀殼內外只是這箇理程子云性卽理也如今翻過來看理卽性也夫人開眼天地間化化生生充塞無間斯理也卽吾性也人只爲有了這箇軀殼便隔礙了且將吾身四體觀之譬之耳目手足隨處有傷便渾身俱痛何也以一體故也程子以醫者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最善名狀吾人與人痛癢不相關都是不仁既知萬物一體人之疾痛苛癢焉有不相關者乎只爲有了私意便與人隔絕如赤子無知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以此時無私故也此處識仁方有入處

先生曰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三句一句少不得如此方是聖人之學不然儘有能明德者若單言明德一句即佛氏亦可攙入矣若單言新民一句即五伯亦可攙入矣直到了止至善彼二家便攙入不得看來聖人文字最妙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一句三句都包在其中苟非人欲淨盡天理到粹美處亦算不得明德新民也

先生曰華氏三日之會所得云何彦文曰會中諸友眞懇切實甚有感激處不肖亦不容不發憤矣先生曰前者首日上午方是會之正格若往日之會止算得以文會友還算不得以友輔仁何也凡會之正格是學者煆鍊之大火候也吾人終日孤居獨處雖云學問未經煆鍊臨此大會方血戰是時大家俱有一箇收斂貼身意思其中或有所疑各呈所見商量印証方有益也不然會時單

講幾章書義只是故事而已雖有所聞亦不過長得些閒見還不是會之正格彦文曰誠然

彦文曰恁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其程門宗旨乎先生曰是程門教人入門法也若明道體貼天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伊川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方是宗旨雖然學問不過體天理而已但天理二字要自己體貼出來實有諸己方爲自得孟子所爲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學至左右逢原方是自得

先生坐觀樂堂見月明如晝謂希顏彦文曰此月與我等相貫通否月與我是一是二希顏曰不肖昏昧胸中不能坦然故不合一彦文曰不肖昏邪不昏但未免念有起伏時時覺得不爲瞞過耳先生曰只要坦然坦然無疑便內外合一人在月中如魚在水中

魚肚裏水與肚外水總是一水人身外月與身裏月總是一月人須要與天日常灌輸莫滯腻胸中若有滯腻雖有所得不過陰靈存想而已此處須要用力透出方是大明中天

先生曰人之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蹲蹴之食不受不屑是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者也雖然須要窮理格物若不窮理格物便有蓋于大而略于小也何也譬如人之稍知學問者使之爲穿窬決不肯爲若使之講分上得財則爲之矣講分上得財與爲穿窬雖不同究其非有而取則一也所謂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宮室濟窮乏而爲之者是皆失其本心也

先生曰大學始終本末四字括盡經世之術何也凡見一事即有一箇本末凡做一事便有一箇始終從本而治之末在其中審其前者爲先則知何者可後如此處事事皆不廢矣以一身言之心

爲本而身爲末心得其正而身修矣以一家言之身爲本而家爲末能修其身而家齊矣以一國言之家爲本而國爲末能齊其家而國治矣以天下言之國爲本而天下爲末能治其國而天下平矣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此之謂也

彦文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于道而自得何修而後能也先生曰聖賢所言俱是向內工夫近裏着已所謂深造于道者卽退藏于密之謂此箇深字卽極深研幾深字深造以道是尋原左右逢原方爲自得

有友問君子素其位一句文理何以言之先生曰素其位猶言性其情所謂性者是固有之也註中猶現在現字要玩言現在之位皆是素也大舜飯糗茹草而至衫衣鼓琴常人以爲驟來富貴聖人處之若固有顏子陋巷是視貧賤爲固有居之何陋雖之夷狄

不可棄以夷狄爲固有孔子厄于陳蔡以患難爲固有如此素位豈不自得所謂素者本來如此潔白譬之一幅白紙原無一點顏色若富貴貧賤患難却如白紙上加些文彩黑白耳實到此素處有何加損添減哉

先生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性何嘗有喜怒哀樂當喜而喜原無喜當怒而怒原無怒哀樂亦然

先生曰女爲君子儒一節註子程子以爲已爲人分別君子小人爲人者不必言矣即爲已者非學力到純粹處恐已私猶未盡去謝氏以義利分別君子小人爲利者不必言矣即爲義者苟非精義入神恐利心猶未斷若說以道分君子小人子夏學以致道豈不是道此還是子夏之仁何也只將局面一看便見孔子之心無刻不在天下故欲老安少懷友信是何等局面此方是君子儒

有友講九思章先生曰聖人說九思盡矣九思是人少不得的除了九思更無可思矣九思之思無思之思也

有友問原始反終先生曰這不是言語解說得的要解說只須周子無極而太極便是原始太極本無極便是反終這等解說不難但一件甚難周子所云無極者卽是無欲也無欲到極處便是太極如今人眞能無纖毫之欲方能原始方能反終不信但看天天何嘗有始終天既無始終則命亦無始終命既無始終則性亦無始終性既無始終則心亦無始終天命心性既無始終則人亦無始終矣人既無始終則生死之說了然矣

有友曰文公解仁字云心之德愛之理可謂明白透快矣但要與初學解彼猶不能明白何以解之方能使之明白也先生曰心未便是仁心之德方是仁如耳聞目見未是耳目之德聰明是耳目

之德也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方是仁如仁民愛物是愛民吾同胞物吾與是愛之理也

有友曰耳目手足視聽持行皆天則也先生曰固然先要曉得耳目手足未有視聽持行之際原是一箇天則也有此天則方能視聽持行皆爲天則也

先生謂吳心矩曰學問之道無他性而已矣無志于學問者不必言既有志學問須要復性纔是眞有志復性非靜不可學之所以必要靜者只爲有生以來積習既久私欲已深錮蔽遮掩若青天之翳陰雲如止水之起波濤初學要靜中澄定此心久之如陰雲既散方見青天若波濤暫息方見止水靜後須從無意中猛提看此性本來無物何嘗錮蔽得他眞要信得過方是易簡

有友言某先生只是讀書某先生只是會友云不讀書不會友則

過不得日子先生曰讀書會友俱是養法如身是魚書與友是水讀書與會友如魚之得水李見羅先生更說得全云讀書會友靜坐三者缺一不可但人不可有著耳要隱人便切不可讀書者厭人靜坐會友者厭人讀書

先生曰人只是一个眞眞便做得大事業自古大人物做大事業只是一箇老老實實有一毫假意便弄巧成拙

先生曰生之謂性與生生之謂易何所分別覩華吳先生曰生只是一箇生告子生之謂性原不差但認食色爲生便差了無怪其以人與犬馬爲一生也先生曰正是繼之者善原是一箇源頭到成之者性人與物便有分別覩華先生曰成之者性也不差也是一樣人物之分別只是主宰處有些子不同物之爲物俱隨造化轉人之爲人便有一箇自能主宰者在可以不隨造化轉也所以

人之性爲貴

羅近溪先生云時昏時明昏明雖二此知却無兩也彦文信此只以此知爲主昏明非其體也皆氣之開蔽耳與吾知體何尤先生曰亦是但知便着在用上乃心之靈非性也彦文曰正不敢冒認還想進一步先生曰也不可急如此做去自有至處至處則豁然矣學問無窮至死後已

先生曰佛氏能中而不庸常人能庸而不中中而不庸非眞中也庸而不中非眞庸也聖人之道中庸而已

諸友請于先生曰先生在京講學與鄒馮兩先生以何者爲教先生曰鄒先生要人見性馮先生只教人務學余只言存心人只是這箇心思量算計的還不是乃心之用耳不識心學問便差了若換轉這箇心正了便是存孟子說存心是以仁禮存心也仁禮存

心又不是有箇仁禮存在心上這箇仁禮非他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存心只是愛敬人能愛敬人便是存心這愛敬之心乃是吾人不易之眞心聖人教人存心存此耳這愛敬二字不要看小了愛敬人便是孝弟不愛人必惡人不敬人必慢人惡人慢人即是不仁不禮不仁不禮即是不孝不弟孝弟之至通神明光四海事天明事地察只是一箇愛敬故天子得萬國之歡心諸侯得一國之歡心大夫士庶得一家之歡心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之謂存心

華認菴講吾嘗終日不食先生曰這箇思字要認得眞夫子言思不如學者憧憧之思孟子言思則曰心之官曰思思則得之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正是睿聖之思此思字有箇解註虛靈不昧而已吾人時時虛靈不昧便是心之官在了一不虛不靈

便昧了心之官變而爲耳目之官矣故思者神明不測之謂也夫子云何思何慮殊途同歸一致百慮人心在同歸一致處便是心官若在殊途百慮上便是憧憧

先生曰孝經之作是孔子因曾子是箇眞孝之人故發揮孝道孝經通天徹地眞六經領袖也昔日未曉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寡而所悅衆後來方知今人聞一箇孝子悌弟人人便想慕而樂道非敬寡而悅衆乎彼孝子悌弟所敬不過一人而千萬人俱悅所以爲要道

先生謂其弟曰人家要昌必先有綱紀禮義方有可昌之理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若父母已亡長兄即是父也人家大小俱有一箇統率紀綱凡事稟命長上商確後行必無有差不然人倫有乖家無統率則無禮義無禮義之家鮮有不敗者

非義之財人說得之無傷不知悖出悖入之感應不爽余嘗驗之非義之得不但非義而失還要加倍用去甚者還要連身與于孫俱帶貼在裏許

韓參夫講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先生曰聖人說話俱是實實指出若曰是禮也是丘也是字最有味參夫所言天則二字極是人人有此天則天則者何也天然自有之則卽有物有則之則聖人所以爲聖人無他只是指點得箇天則出上蔡講論語師冕章畢曰一部論語俱如此看知此則謂之知道

先生答山西辛復元曰公天生聖賢如此行去卽是吳康齋也吾輩當在下風第學問無窮工夫無盡昔閻白沙從康齋半年云未有得後歸陽春臺靜養十九年方云有得更不知前之半生無得是何也後之有得不知所得何得公于此究之必有說也公今如

此行去正是享現成家當亦成人品第恐非天所以生公之意也

先生謂許涵涪曰學者要多讀書讀書多心量便廣涵義理便昭明讀書不多理便不透理不透則心量窒塞矣吾人心量原是廣濶的只因讀書少見識便狹窄若讀書窮理工夫到窮得一分理心量便開一分讀書即明心也

先生曰敬以直內適得吾體程子恐人認有敬字在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恐人認有一字在故曰無適之謂一此心無適即是一即是敬

先生講一鄉之善士云此是孟子極尚友之量若說一鄉之善士方友一鄉之善士意思便隘了此章全在一箇友字一箇斯字心胸要濶擇善要眞心胸濶則無一善之不取擇善眞則無邪正之不分故到一鄉則一鄉之善皆爲其友至一國則一國之善皆爲

其友至天下亦然至千古亦然自古眞能友善者孔子是也到一處則友一處之善到衛則友蘧伯玉史魚到晉則友叔向到鄭則友子產三千七十莫非其友等而上之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爲其友蓋孔子之取善眞如伯樂之過冀北而馬羣遂空古今天下不過這幾人都是他取去了

先生曰人無學問眞是難過有無限難處事一氏難事養心便是討便宜吾儒須事事中節纔算得所以貴乎學也

左傳文章甚好見識甚陋如趙盾弑君許世子弑父經有明文添出出境不出境嘗藥不嘗藥爲千古之疑故看春秋者要以經正傳不可以傳疑經要知此生止有此事所以說原始反終麗名曰原始還易明反終更信不過曰原得始便反得終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是一理且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潔潔淨淨便是人生而

靜人之性也原始原此反終反此今日夕胸中膠膠擾擾便不是原始既不能原始如何反終

談一函講民之乎仁章先生曰仁是人之性命水火不過養此性命耳蹈仁便不死故曰未見蹈仁而死

先生書卞子靜扇云人心須常息息止息也息則生矣復于未發之謂息但自反焰羣妄了不可得習之久而自能復也

道其不行矣夫此句讀之令人有多少感慨眞是人人當面蹉過緣是極平常人謂此不是道要別尋道所以蹉過譬如要尋趙甲當面見了趙甲曰此不是趙甲舍之別尋趙甲豈復有趙甲耶觀華吳先生曰昨看薛文清語錄有云人不知中庸是不知涵養性情也先生曰此言極透中庸即是人的性情不是別物

人不知學險矣哉人心一時無主便愁苦無聊日間還有警省時

此苦便有解說時夜間作苦夢猶有覺時至于死矣更無解救可不懼哉

無事時寂然不動體也而用在于體有事時感而遂通用也而體在于用故曰顯諸仁藏諸用

五更睡覺時猛然自省吾性可潔潔淨淨否可完完全全否何曾有汚染何嘗有遮蔽何曾有欠闕說能何嘗不能說知何嘗不知此所謂性善所謂明善也

彥文曰敬則虛虛則靈先生曰虛便是敬敬字只是一箇警字時時警覺便是敬程子恐人着一箇敬故解曰主一之謂敬又恐人着一箇一又曰無適之謂一無適無着也着敬便不是敬

呂大臨先生有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操存久則發見深念憶恐懼好樂憂患放舍甚則日滋長學問用力全在於此

誠便是天思誠云者不是思个誠所思者誠也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所謂故者是故物也盤古至今雖千萬
世只此一物先輩嘗言當下當下若果清楚一毫無雜便是此物
心與氣不是兩物充塞者是氣主宰者是心主宰是氣之精靈充
塞是氣之全體又曰清則爲神濁則爲氣
學問要時時炤顧此心一不炤顧此心便放矣心一放口便要多
言動脚便要多事不可不愼
彦文問曰前承夫子指點大開眼孔請問不知何修而能開此眼
孔也先生曰陸象山先生所謂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來曰宙吾
人心體本如是實體得來眞信得過便是大開眼孔且此心非止
方寸也方寸不過是心之位耳其量充塞宇宙彦文曰近日體西
銘意思覺得心境開濶苟能充之可是大開眼孔否先生曰然

先生曰剝者剝落剝而後復人自孩提終日要長要短到長大便要名利要貨色種種膠固無出頭處而今吾輩學問正要逐旋逐剝使之剝盡而後始有復之機也然不是容易須要一番苦工夫至九死一生中透出方得力也譬如這箇橘子去皮纔見瓤去瓤纔見子子分兩瓣兩瓣中間纔見一些子芽這芽還不是直等乾元一至從芽中發出者却無形可見方眞體

彥文問曰靜中澄然無事久之有倦意何如先生曰若眞是本色何有倦怠所謂倦怠還不是眞底必竟是把捉此時更要全放下所謂大休歇也又問曰沖漠無朕時何以用工夫曰要認認便是窮理愈認愈有滋味

彥文曰不肖今日偶思之不覺淚下彥文生年三十六靜追往事眞無片善寸長可言上負天地之覆載中負父兄師友之教育下

負妻兒子女之屬望追之時刻苟免禽獸足矣先生曰學問也不要十分看難了只依自家本色今人所患者都是當面蹉過只是這一靈是吾之眞主宰到捨了這現在底又要去別尋箇甚麽有友問明善先生笑曰日用所言皆明善也只看顏子之明善其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人只要自已知不善卽是善也知不善而不復行明善也不是除了這箇不善又去尋箇善人只要肯去自已明便好所謂自家痛癢自家知不是人替得底師友只好說說了不肯行終是没奈何

先生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其他皆與我没相干譬如今人之好色好財者無了財色便不悅豈惟不悅反增愁苦貴者高官大爵前呼後擁豈不悅不做官便不悅矣富貴人到死時可帶得去否嘗有一富人臨死自嘆曰吾今日始知銀子無用

至哉言也人能早知無用而急回頭便有無限意味出來釋氏每以生死事大而爲堅苦之行吾儒生死一關打不破終日營營碌碌反被他笑眞是可醜

有友講孝經嚴父配天曰爲人子必致父配得天來方爲大孝先生曰不然嚴父云者尊嚴其父如天所以瞽瞍這樣頑大舜只是尊嚴之如天後世之不孝者只是不知尊父如天故耳若說要孝子箇箇使父母配天卽大舜不能爲孝子矣瞽瞍又豈能配得天彦文曰近日觀華先生講繫辭其意曰聖人作易總來只是要人能變化一部易只說得變化二字先生曰正是彦文問曰夫子大象是總解一卦之義乎先生曰此是夫子之易夫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故六十四卦六十四箇以字繫辭內又總說兩箇以字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此齋戒神明其德看來讀易又只是以此齋

戒以此洗心耳先生謂彦文曰不曾看過六十四卦看不得繫辭若不知得繫辭却也看不得卦繫辭是易原若有入處便可聞道先生謂參夫曰讀書後靜坐否參夫曰未也先生曰學者靜坐是入門要訣讀書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曰節嗜欲定心氣靜坐却是定心氣之法

先生曰大舜有大焉先要知得這善與人同一句是箇頭腦果是善決是與人同若知得善眞與人同便眞能舍已從人眞能樂取于人以爲善也聖人取人之善譬如今人善看文者一般將他好處圈出來即做文字的人連自家還不知那一句好被他圈出便躍然如何不鼓舞興起能取諸人以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者也

一友問李見羅先生止修之學先生曰止是至善修是修身善是身之命脉身是善之歸宿此身乃塊然之身也止于善這身便活

此善乃無聲臭之善也修于身這善便實

先生曰一部易只是說一箇中字若不識得這箇中字看不得易

彥文曰看來易中所言只是一正一反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先

生曰然

彥文曰素履往無咎何也先生曰素履兩字卽是率性索者原初

本色彥文曰到上九祀履考祥其旋元吉是動容周旋中禮也先

生曰然看卦要拿定看如履先要柔履剛說而應乎乾所以成卦

履虎尾不咥人亨虎也不要說是乾人之所履都是危機動履如

履虎尾而敬畏所履自無咎而不至咥人也通卦只是一箇履

只將九五一爻看九五陽爻而居君位中正不偏可云善矣還有

貞厲之戒恐其忘了履虎尾之意及至上九也還要視履考祥始

爲大吉彥文曰六三一爻朱子以秦政項羽比之何如先生曰不

象六三一爻他是一卦之主又是陰柔之質而居不當之位故有許多不好便有戒辭似云若欲視目却眇若欲行足却跛眇目跛足之人一步不可輕動且卦中武人多是說陰巽之利彥文曰六三却好撰成巽先生曰武人爲于大君解者皆以武人志剛而不可爲君這却不象似云六三若欲自爲主便似眇目跛足之人一舉便有蹶跌若不自用如武人之聽命于主帥指麾然後可免咥人之凶所云志剛者正欲其堅剛其志一心歸命而爲于大君大君指九五也

有友問曰體用之說云何先生曰言體則用在體言用則體在用譬如吾人之一身體也其運動用也卽體卽用卽用卽體體用一原二乎哉

先生謂友曰今日坐此愁苦之心可能放下否對曰不能先生曰

正是這樣所在就要一箇究竟纔好所謂窮致事物之理譬如坐此思量愁苦是沒用底不如且放下正好倫閑快活一時若這裏放得下便有進道之機自古聖賢豪傑俱從困苦中得力者多人若從此逼迫出便可向道故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不然一生受苦也是枉了所以釋氏謂之苦緣人若遇了苦境便有入道之緣分人遇困苦而不得力便蹉過了這緣分矣

彥文問曰靜中體貼心與氣何以分別先生曰氣卽心也心之充塞爲氣氣之精靈爲心譬如日廣焰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又曰虛空都是氣不知道者不知耳人之在氣猶魚之在水張子所謂太和謂道太虛謂天指點人極醒

彥文問曰武侯學須靜也之靜何如先生曰他是胸中無事閑居抱膝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鬭却如無事一般胸中常安靜無事

故思慮細密而神化不測彦文曰與程夫子百官萬務儘悠悠意思何如先生曰也差不多但程先生知此即是道武侯是資稟暗合道妙他如此學不知此即是道也

李見羅先生云古來人品是人品學問是學問最說得好又曰自古來若武侯郭令公狄梁公韓魏公范文正公這都是天地間氣所生都是大豪傑大人品所以他的見識與常人不同作用俱暗合道妙若此等人有大聖人指點却又是學問中大人品矣

彦文問曰董子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似這樣言語却象知道者之言後之諸儒俱說他未透性何也先生曰即其所云道之大原出于天一句便有病彦文于是恍然

先生曰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只是體貼得上身

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卽我之言行矣我朝曹月川先生是理學之道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略加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先生曰顧先生有一言至平常又至精微曰人要識得自家體驗之有無窮意味今人之不肯實心向學只是不曾識得自家若欲識得自家便要究原此身之所從始還要反此身所從終便不容不學矣

聖人情順萬物而無情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儒者若識得這箇道理透便是舜之入元當舉而舉之四凶當誅而誅之與已何與焉所謂終日在塵而不惹塵者也

聖門言仁只是說行處多如視聽言動恭寬信敏惠五者行於天下俱是說行只如此體貼便知爲仁之道矣

先生曰人要識得自家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人原來俱是這樣底而今當下且自試看果如此否

有友言仁智劉本孺先生曰仁智原分不得未有昏昧之仁者亦未有刻薄之智者

參夫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由是觀之干古聖賢相傳止一平常中庸之道不然卽若夷之清惠之和且爲隘與不恭君子亦不由吾人必學孔子學方不差孔子豈不清是時而清豈不和是時而和先生曰這公孫丑上一篇是孟子天德王道其願學孔子必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來形容時中這些子略差便做到聖人也有弊

先生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人作事差後知悔知改常人往往有之聖人說已矣乎却象絕望意思何也看來此工

夫極大非有過然後悔改之謂是研幾之學也直在幾上用功過未形而潛消默奪之謂且訟之云者如兩人並爭方爲訟若一人何云訟人心天理人欲之界若兩造然內自訟者非幾微萌即見即訟即時消釋三千七十子中獨顏子能之夫子已矣乎正如未聞好學之謂若待過形于外說不得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矣

有友言伊尹湯聘莘先生曰要見聖人正在此處見方親切聖人不是胡亂動得必至誠到極處方能動如人求神亦必至誠到極處方能感格若衆人不因富貴動必因功名動伊尹囂囂然與舜飯糗茹草若終身同

參夫問曰明道先生說康節先生之學內聖外王據先生之學可爲安且成似此言康節之學不可及矣何伊川先生每與談不合康節嘗云你說生蓍樹上生也由你說是伊川不足康節之學矣

先生曰二程中正康節精微要知康節之學與聖人少差一線聖人便不如此康節從圖南一脈來有些仙氣嘗觀與伊川論雷從何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康節便要知其起於某方某向多此一算故明道云康節欲將傳與其某兄弟那有此閑功夫然康節之學是潔淨精微又不可以數學擬之故云數到康節纔是弓之眞數宣城王台文來問學先生曰孟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從那裏見得台文曰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言手之所持足之所行自然而然這箇不待安排措置者即與堯舜無二先生曰這箇卻靠不得爲堯的也是這箇爲桀的也是這箇只看這箇爲處何如台文曰告子云生之謂性何如先生曰生是人物所同性則人物各異若以生爲性只知人物之同處不知人物之異處故孟子以白之謂白問之而告子曰同又以羽雪玉問之而告子曰同以犬

牛與人同矣若能知其異又初不害其爲同也毫釐之差如此

先生曰顏子形容高堅前後苟非竭才之學眞難窺測論語形容夫子其曰温良恭儉讓其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其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若温良恭儉讓還是從應接處形容子温而厲還是動容處形容至于燕居乃是從聖人獨處無事時形容今日想像眞是一夫子宛然在目中也鄒荆與先生問曰天天二字何以解之先生曰就是桃之夭夭純是一團生機

先生曰聖人全體是一團太和元氣顏子仰鑽瞻忽亦在此參求進進不已所以自云竭才卽曾子稱其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何等氣象夫子亦形容曰如愚吾輩要會此意

參夫問曰夫婦有別何謂也先生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夫唱婦隨無乖陰陽之道是也參夫曰是夫夫婦婦謂之有別矣有謂各

夫其夫各婦其婦者何如先生曰亦有別之一也參夫曰不若各盡其道之爲全此爲有別之第一義也

彦文問曰聖人臨死順之乎收斂精神乎先生曰此處如何着得收斂

彦文問曰王龍溪之辭受不明必是良知之學誤之也先生曰良知何嘗誤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彦文曰龍溪之差恐亦陽明先生教處未加謹嚴耳弟子如此爲師者恐亦不得辭其責先生曰我朝文清先生與陽明先生俱是大儒第文清先生之學嚴密無流弊陽明先生未免有放縱處彦文曰陽明一路學問看來畢竟有滲漏先生曰然

先生曰詩必以小序爲準國史明得失之迹豈可不信但首兩句是眞其餘皆後儒附會之言所以朱夫子不信小序是連眞者皆

不信矣將許多思賢詩俱作淫辭解如雞鳴正中皆思賢詩也彦文曰詩中多以美人喻君喻賢者先生曰然

參夫曰涇野先生曰易只是一部易那裏有許多易伏羲之易即文王之易文王之易即周公之易周公之易即孔子之易豈可分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耶觀此言却分明說朱子之說不是矣先生曰朱子之言豈有不是且觀之現前天地有自然之易觀之天尊地卑一章天地之易何常要畫及至伏羲畫出便是伏羲之易伏羲之畫已備又何消得辭說及至文王繫之以彖辭便是文王之易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又何消爻辭周公又繫之爻辭便是周公之易孔子又發揮出許多義理便是孔子之易程子之傳又是程子之易只一箇易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程子又各不同先生曰以此洗心退藏于密隨處是密程子曰密者用之源顯諸

仁即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氣一動抽芽發枝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即是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密不在寂然不動中尋又不是舍寂然不動處有密密只是藏諸用

有言以易洗心是二物何如先生曰此言固好然以此洗心豈不是以易洗心須知易方是心心未必是易到得憧憧往來之心變成寂然不動之心渾是易矣豈不是以易洗心

先生曰費而隱即是顯諸仁微之顯即是藏諸用

先生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陳如觀云勿亡勿助可以為孳孳為善之註腳否先生曰也是嘗思明道云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意同此意要善會此是立本功

夫然立本正要致用所以伊川云必有事焉須是集義
却是都無事也彦文曰既言事必眞有事可見先生曰心爲體則
身爲用身爲體則心爲用無用便是落空學問
先生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與天地都是一樣只是
這憂與天地不同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故憂百姓的憂患卽是聖
人之憂患也若論大業盛德成象成形知來逼變聖人與天地俱
是一樣
彦文曰邵康節先生明道嘗許之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
只說程朱不提康節何也先生曰伊川言之是矣云康節乃空中
樓閣看來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的
意思
先生曰程朱之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學問須要身體力行纔得

不然只是空口說空話

吾輩相聚得一刻無妄即做了一刻聖人如此勉勉循循做去自有長進不要欲速不要忘了

彦文曰偶思日月至焉至字有主客之分先生曰張子云內外賓主者顏子是仁在內爲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在外爲客此爲內外賓主之辨

先生曰曾齋有用夏變夷之才與于見南于意思同又曰有曾齋之志有曾齋之德則可不然只學金華四先生爲安穩

賀伯恭篤實君子也深服白沙白沙人品可知矣

先生曰形形色色皆用也顯諸仁也然仁即藏諸用矣程子曰大小大字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

彦文曰不肯近來覺得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先生曰此是得

力遠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可也

先生曰孔子以下曰顏曾思孟孟子而後曰周程張朱邵蒙配定一般非偶然也

孟子言養氣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鬬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志即是養志戒即是持志也

先生曰胸中無事則眞氣充溢于中而諸邪不能入

先生曰夫子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非謙辭乃實語也聖人眞見得躬行君子之難故發此言躬行君子惟踐形之聖人形色化而爲天性者方是從心不踰也若只如世上所云躬行者聖人看了還是文還算不得其次便是曾子之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者矣

先生曰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斑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處靈知覺雖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一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

先生曰金一出鑛于古不變吾人學問亦如此苟能煉鑛爲金始能不變無他眞而已矣

有友言名先生曰名者實也聖人言名卽是實世之所謂虛名者反被人笑罵何常有名故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沒世不稱無名可知不成名無名可成也

有友請以約失之者鮮矣先生曰約只是一箇小心約至至盡處卽道也

先生問諸友曰夫子云德之不修章又曰出則事公卿章看這兩段是何等謙退有不敢自居之意及過宋而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看這數段是何等自任何也劉本孺先生曰聖人時時以天自對所以自信如此若說工夫便不敢易言之此正見得聖人與天是一个先生曰然蕖玄室先生曰正爲聖人日用工夫時與天游故臨患難愈信得過若常人平日不曾有這工夫臨患難更信不過先生曰兩說甚然

有一玄客至東林先生初不與言久之曰東林朋友俱是禪宿者不知玄雖然仙家惟有許旌陽最正其傳只淨明忠孝四字談玄者必盡得此四字方是眞玄其人默默

君子不幸爲小人所薦終身之羞也若小人爲斥君子乃君子之

榮也小人不知以此害君子不知其爲愛君子也參夫曰看來天下道理若非易簡便不是先生曰是便是天下至難者惟易簡不盡險阻不到易簡處

先生曰乾之九二一爻一部中庸盡在矣

先生曰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兩爻人時時用得着如事之當做者不做便是不出門庭之凶矣事之不當做而做便是出戶庭而咎矣

先生曰聖人是依乎中庸吾輩且莫想依但只今日也擇明日也擇意味自然深長若顏子之服膺勿失已是依了吾輩擇到熟後不知其然而然便是依也

彥文問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可是擇乎中庸否先生曰體認處正是擇

人知得性善便是易簡

彥文問曰一向俱忽略過孔子云朝聞道請問道何以聞先生曰道要自聞人替不得說不得有說不得無故大易不言有無若說有其實無聲臭若說無其實俱是實理道卽性也性有甚物可見譬之附子大黃附子性熱必服之發熱方知是熱大黃性寒服之發寒方知是寒人性因感而發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方知有仁義禮智

先生曰伯淳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學者想此氣象是甚涵養所貴乎聞道者是內外透體通徹無一毫凝滯方算得若主敬工夫依舊與未聞道一樣做

彥文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何也先生曰此是因操舍言是

形容人心惟危也

先生曰主是工夫一是本體主則有意在主到熟後纔是一也學未有得則敬以求之既得則敬以守之敬以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先生曰性體原形容不得若着言語便隔一層了自古來聖人形容性體者無過孔子中庸二字形容得最好彦文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此程子之言最有味先生曰誠然

先生問秦開陽曰一向靜坐浮思何如曰間有之曰體貼這易是甚麼的開陽默默頃之謂彦文曰易不是這一本書彦文曰除了這憧憧往來者纔是易這箇原無起滅原無間斷俱為這憧憧往來者攪亂耳先生曰識得易便有着落所謂知止也知止則隨處

是易

先生曰大學一書自得程朱發明後惟有王陽明致良知李見羅止修俱不可廢但陽明格物斷不是彼云極力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之間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却是誠意正心事矣非格物也若見羅物有未格則格之云云八條目譬之一盤內有八樣物任人自取却無先後矣格物是大學最初下手處也

先生曰易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曰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可見天人雖是一箇畢竟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雖不可分而爲一亦不可混而爲一稍有偏重便非全體又曰說道理也不費辭說但看得中庸費而隱一句即可了然矣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若偏于靜便蹈索隱一路上去偏于動便有半途而廢之病

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

先生曰嘗怪學人好言虛空者其實何曾虛空惡言虛空者便以爲流于二氏又不識虛空嘗竊反之吾人太虛之體還虛乎不虛乎喜怒哀樂之未發有物乎無物乎寂然不動至靜之中空乎不空乎伊川云整齊嚴肅上蔡云常惺惺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此時還虛乎不虛乎空乎不空乎但吾儒之所謂虛所謂空者要知與二氏不同須自研究方識得

先生曰天命之性堯舜與桀紂何嘗有添減但堯舜則兢兢業業都歸于道心桀紂則放蕩淫佚全歸了人心山是觀之所不同者

學與不學耳學則爲堯爲舜不學則爲桀爲紂可畏也哉

先生曰不思不勉者天道也必思必勉者人道也以人道而造天道則爲明誠以天道而行人道則爲誠明要之明則可以誠誠則便是明無二也在人學之生熟何如耳

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有極便不極矣人要將伎倆骨董一一掃淨方有入道機括

先生謂用行曰當今之世乃擾攘之秋只可閉門潛修若要在世路上走必須一雙好眼睛雖殺身也要成得一箇仁纔好不然徒死無益直如草木耳余嘗觀之三國時人才最多而成名者却少你看孔明高卧隆中直待先主三顧方出是何等識見其他曹操之下有荀彧等袁紹之下有田豐等孫權之下有周瑜陸遜等彼雖云盡忠各爲其主不過成就了賊做耳人生眞險矣哉無他其

要在不知春秋之大義耳由是觀之春秋綱目二書學者決不可不讀

先生曰明道先生眞亞聖也余觀彼透體于二氏中過來者至如言語文字之間並不惹着些子若他人未免有惹着　夫曰朱子嘗言龜山近禪何如先生曰朱子立教淸本澄源防微杜漸所以教人多指用處說龜山常于體上點龜山論道不可離是在體上說朱子便在用上分別是不是亦防微杜漸意也且程門上蔡與游楊二先生皆從禪裏打過來獨龜山言佛蔽處最精

開陽曰一向靜中亦是澄然無事但不貫通耳先生曰要曉得澄然無事者是何物周季純看之何如季純曰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羅已具此卽吾之本色也若能時時如此依此本色行去却無差謬雖云前言往行未能一一識得若存得此本眞便能知之爲

知之不知爲不知隨事可參求隨物可格致也先生曰說得差不多但須曉得沖莫無朕者卽性也性卽理也理卽善也

台文曰發與未發說者有云自開闢以來於穆不已者是無一息之停也所爲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者是言性體如此也中庸言未發不言不發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而言若性體說得不發說不得未發中者性體也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者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正是萬古常發常不發之中也如此看來兩說皆通

按先忠憲語錄載入遺書及未刻稿中者久已搨矣人口獨東林論學語二卷爲世所罕覩蓋是編爲先忠憲講學東林時丹陽門人周季純彥文錄德興門人祝徵于可久輯天啟間新安程覺我夢陽曾授之梓日久遺失家藏僅有六卷深慨不得窺見全豹鄉三師復檢出抄本一帙前有周季純自序而吳素衣鄒經畬忠畬三先生俱各有序言但校之徵有異同今參互考訂仍編六二卷與顧端文公東林商語並藏焉

補錄未刻稿東林會語一則

吾人時刻受用者性而已矣性之所以爲性者善而已矣天地間止是此件故可欲者止是此件受用者止是此件元亨利貞皆善也元而亨而利而貞而復元故曰繼之者善元始之故曰善之長天地一闔一闢吾人一呼一吸繼繼而不已者皆是此件故曰生生之謂易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性象善也若曰如是如是云爾此須在思慮未起時認取思慮未起時便是此件則剛健中正純粹精求與堯舜有一毫不同者不可得也及動念便差動步便差求其與堯舜一毫對同者不可得也由其同故人皆可爲由其不同故不可不爲何以爲之曰堯舜所不爲者斷不可爲所以爲堯舜也

按顧涇陽先生與先忠憲公講學宗旨全在揭出性善二字以砭無善無惡之狂瀾此條廣大精微兩端俱竭則會語之

隅宗明義章矣檢未刻素得此
如獲拱璧亟為補綴用著提綱